



或许因为我是夏天出生的,我不喜欢冬。

在我们这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冬季的冷一如夏天的热,清晰可感,但冬摧毁了无数的绿色,吓退了众多的生灵,甚至扼杀了许多的生命,空气中流动的是萧杀的气息,仿佛了无生机,一切无望。冬,也束缚了我们的手脚,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削弱了我们身体的灵活性,甚至连思维有时候也被凝固了。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季节。

不过我现在已经难以回忆小时候的冬是如何度过的了,这让我惊讶又遗憾。小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叫空调,什么是电热毯,更不知世间还有保暖内衣、羽绒服。我们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棉袄棉裤棉鞋,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冬的戏弄。手冷了,将双手穿过对的袖口里一抄,怀里总像是抱着一件什么东西。脚冷了,缩起脖子拼命地在泥土的地面上跺动,牙齿有时候配合着发出撞击的声响。鼻涕经常会在冷空气的怂恿下自主地流出来,我们会抬起双手,用衣袖很果断地擦除它,以免别的小朋友看见了笑话。到了晚上,我记得我是很害怕脱衣上床睡觉的。我特别不乐意用自己尚且暖和的身体去灼热冰冷的棉被,不想让我本来就不壮大的身体在被窝里蜷缩成一团。因为父亲是医生,这让我们家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使用上用盐水瓶做成的取暖设备:将烧开的水倒进盐水瓶,盖紧橡胶质地的瓶盖,往冷被窝的脚头一放,脱衣上床时,竟可以贪婪地享用了。

不记得是否因为冷而跟爸妈哭闹过,不记得是否因为冷而受到过什么伤害,也不记得是否因为冷而铸成过什么大错。只是还记得下雪天打过雪仗,极冷的天气里滑过河里的冰,玩过屋檐下垂挂着的“冻铃铛”;还记得一到冬天妈妈那双总是被冻得红肿甚至溃烂但还要继续干活的双手和下湖割草时穿的那双木鞋;也还记得春节将至时,爆米花的机器不时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家家户户蒸馒头、蒸米糕时飘散出来的清香。少年的冬留给我的,只有这些零星的记忆,不过三二粒而已。我想,或许是因为年少时的无忧无虑而忽略了对冬的感受或拒绝。

我是在1979年的冬天走进军营的,十六岁那年。异乡给了我新的认知:冬因地域不同而表现形式有别。偏于故乡北边的冬似乎更加萧杀凌厉,但已无妨。慢慢地我便明白,军人是没有季节的,但军营里的季节又十分明显,所谓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便是最好的证明。冬,并不怜悯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只认得我是军人。户外训练时,从不允许戴手套。还很稚嫩的手已经被北风摩挲得十分僵硬了,还得和金属质

冬

□ 卞荣中

的兵器不间断地接触,那感觉,冷透心底。绒帽的耳朵始终只是摆设。风刮在脸上,像是有人用一把细细的枝条抽打,却只能任其为之。在无数个黑夜的任一时间,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在离军营五六百米的地方站哨,那种冷和强烈的恐惧混合在一起,给了我一种别样的体验。或许因为我是带着理想来到军营的,我告诫自己:再苦也得坚持下去,不能做孬种。业余时间我还要学习文化课程,我要考大学,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军营里的所有军号都是命令,熄灯号也不例外。我常常在熄灯号吹响以后,打着手电拿着书,佯装着去厕所。那是我在这个时间段学习的唯一去处。我在四面来风的厕所里蹲着,半个小时或更久。冷冽的空气冰却了我身体的裸露部位,双手麻木得不知指尖落在何处。我总是以扶着隔墙而起,结束自己一天的训练和学习,一直坚持到我胜利地走进又一个新的地方体味冬夭。

此地有山,校园就坐落在山的边上。除了正常的室内理论学习以外,有好几项课目乃是为冬而特别设计。牛头山、黄道山是两座植被稀疏,起伏轻缓的山,空旷、荒芜而又凄寂。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在某一座山上驻训月余。冬季的山风明显区别于平地,立于山顶或行于山坡,你看不见风在哪里集聚,向何处行走,但在不经意间,你扛着兵器的身体会突然被刮倒,像有一只手狠狠地推搡你。我当然不在乎这些,我甚至觉得还不够。在尖厉呼号的风的示威声中,我日日坚持向风儿展示我的身体:脱光衣服,用微凉的井水冲浇自己,而后用毛巾擦热身体。我对同学们说:这叫冬浴。

军营里的冬常常让你不能按常理出牌。冬天野营拉练通常不允许携带帐篷,就地借住在老百姓家里,或者别的什么可以容身的地方。那一次,我们班五个人在一位老乡的客堂里获得一个打地铺的待遇。老乡对我们说:我家的牛不能在门外过夜,太冷。我说,不要紧,请你把牛绳系系牢,别踩着我们就行。老乡说不会踩着。我是班副,只能睡在最危险的地方,靠牛最近。夜里睡得很香。凌晨时分,起床号响了。我们急匆匆地穿衣打被包。待到我背起被包准备穿鞋时,突然发现一堆牛粪旁只有一只鞋。我有些慌乱,嘴里念叨着,鞋呢鞋呢。一位同学顺手从门口捡起一根小木棍,拨拉了一下牛粪,呵呵一笑,对我说:在这呢!我没有犹豫,拿起鞋快速

在地面拍打几下,穿上脚,带着牛粪的温度,冲进凌晨的黑夜里。

三年,没有选择地一路向前,无所谓冬。以优秀学员的身份毕业以后,留在学校当上了教官。此后的冬对我来说,色彩仿佛暗淡了许多,但也并非绝无例外。那年的冬雪下得特别大。北风肆虐,漫天飞雪,大地皆白。这正是特殊气象条件下炮兵射击训练的极佳时机。我是当课教官,一百二十名学员按我的指令聚集在山上。山上的风似乎更加无忌,极尽所能地往人的身体里钻,带着摄氏零度以下的空气,放肆地消耗着人体里的热量。许多训练器材无法在野地上展开,我不得不调整训练方式,五人一组,围圈挡风,一人操作,四人配合。一组虚拟目标、目测距离、确定诸元、瞄准射击的流程结束以后,学员们的手已经不能再听从而使唤了。我也没有例外。就在我宣布训练结束时,我其实是心有不甘的。假如真的打仗呢?我想。冬,显然不是我们选择退却的理由。

临近冬季,我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此时的我,经历了十三个军营里的冬,对家乡的冬实在不以为然。我依然从容面对,从未因冬的到来而懈怠了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认真,哪怕是遭遇极难的事。

父亲就是在一个寒冬的晚上去世的,在我转业后的第五个年头。长到三十五岁,第一次体味到冬的极端无情以及给我带来的从未有过的痛。为了治好父亲的病,我们兄弟四人从秋天开始,便走上了为父亲求医之路。北京、上海、徐州的资源被悉数用尽,不计钱财,不计时间。但,冬天来临时,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这个冬天,我流尽了三十五年来攒下的泪水,感受到了五脏六腑俱为冰冻的寒冷。但是,擦干眼泪,我还得继续往前。我不能在这个冬天停留。

如今已近花甲,仔细想想,人在中年,因为你只管奋力打拼,哪里顾得上什么冬天,无论它会给你带来什么。但是,经历了太多的冬,尽管它们姿态各异,情境不同,才知还是应当感恩有冬。虽然它并非是我们的选择,也由不得我们作出选择,但因有了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才显得立体,知道了人世间不仅有春的温暖,夏的炽热,秋的喜悦,还有冬的无情。便是这无情,仿佛是上帝的一种用心安排,让你的意志、精神和体魄得到极致的锻打,也因此更能成就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或许你并不喜欢冬,如我一样,但有冬的存在,无论如何是有益于我们的生命成长的,除非你选择逃避。在我们的生命也即将进入冬季之时,常常生出这样的感慨,甚至为那些没有冬可以经历的人感到遗憾。

再严寒的冬也不过是冬。

假书记现行记

□ 吴国安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癸未年春节刚过,人们还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机关、工厂、学校已陆续复工复课。

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伏案谋划新年工作,“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学校阮翼飞副校长站在门口,神情凝重,欲言又止,感觉有点怪怪的。“阮校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开门见山,一边茶水招待,一边让座询问事由。他吞吞吐吐,像个大姑娘似的羞羞答答,在我再三追问下才敞开心扉。

春节前,学校为了表达一点心意,专门委托阮翼飞向镇党委滕达书记拜个早年,并安排两条中华香烟。腊月廿一学校开始放寒假,次日,阮翼飞用手机联系了滕达书记。

“请问您是滕书记吗?”

“是的。”对方怔了一下。

“我是学校阮翼飞。”

“有事请讲。”

“快过年了,我们想给书记拜个早年,带两条烟给您!”

阮翼飞没绕弯子,有话直说。

“这两天我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回家,下午4点前你把香烟送到市区汽车站旁边永生饭店门口,那里有人等你。”对方没有推诿,回话干脆,不卑不亢,一口领导的腔调。

“好的。”

阮翼飞信以为真,当日午后,如约而至……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一个星期后的晚上,阮翼飞正在家中津津有味地观看电视连续剧《乾隆王朝》,突然接到滕书记来电。

“阮校长吗?我是滕达。”

“滕书记好!领导有什么吩咐?”

“噢,是这样的,最近家里有点事,需用两条中华烟,请你想办法明天上午10点送到市区汽车站旁边永生饭店门口,那里有人等。”

“好的,请滕书记放心。”

阮翼飞不敢怠慢,经与校长商量,事情很快办妥。一次,阮翼飞参加镇政府召开的普法工作会议,与滕书记迎头大撞,但滕书记只字未提两次香烟的事情。阮翼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难道书记没有收到?难道……阮翼飞脑中疑雾重重,脸上写满了不悦。

不久,阮翼飞再次接到滕书记来电。

“阮校长吗?我是滕达,特殊情况现在急需2000元现金,请你想办法把它送到市区泰山庙大转盘东北侧旭日烟酒门市部,那里有人等你。”

“好的,今天我不在家,过两天联系,保证一定送到。”

“行,我听你电话。”滕书记态度和蔼,不急不慢。

此时,阮翼飞多了个心眼,他沉着应对,故意拖延时间。撂下手机,迅速核查《常用电话号码簿》,发现滕书记手机尾号与对方手机尾号不一。一次疏忽、两次被骗、三次遇险,假李逵胆大狡诈,阮翼飞顿时黯然失色,乱了方寸。

报警不报警,阮翼飞陷入了两难。报警担心牵动方方面面,在社会上势必造成负面影响;瞒报又怕犯罪嫌疑人有恃无恐,继续诈骗殃及自身,甚至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阮翼飞权衡利弊后,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我边听边记,随即向上级汇报。

在市局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我详细汇报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刑侦部门认为这是一起有着因果关系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后,处心积虑,多次冒充乡镇领导,采用欺诈等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触犯了《刑法》,必须绳之以法。局领导要求派出所所以我为主,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刑侦部门密切配合,择机实施抓捕,尽快破案。

我们一方面要求阮翼飞切记不要打草惊蛇,保证按期送款;另一方面制定详实的抓捕行动方案。

两天后,冻云黯淡,寒风凛冽,细细的雨丝夹带着细小的雪粒,纷纷淋淋地飘落着。抓捕组民警不畏严寒,乔装打扮,早早地来到案发现场,蹲点守候,准备实施抓捕行动。按照约定,上午10时许目标出现。犯罪嫌疑人年龄30大几,身高约1.7米,体态微胖,皮肤黧黑,农村人打扮。侦查员王海、李虎、郭磊像猎人闻到了猎物的气息一样兴奋,早把疲惫抛之脑后,一个箭步上前,亮明身份,前后左右夹击,张开双臂猛扑过去。犯罪嫌疑人见事不妙欲夺路而逃,结果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被侦查员迅速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当日,我与其他办案人员在本市东墩犯罪嫌疑人家中缴获了全部赃物。

一个农村水电工冒充一名乡镇党委书记的一起蹊跷诈骗案就这样告破。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张虎

□ 戚晓峰

发现一个白色的手帕包着几个鸡蛋,放在他的床头。

张虎会书法,那年除夕前,他主动帮助农民写对联。第一副便写了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有些高调,但也能表现他当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生产队长很高兴,决定让他当青年小组组长,为了奖励他,大年初一这天,送他满满一碗白水肉。他认为,这是他度过的最自由、最充实、最具革命化气息的一个春节。

张虎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曾无数次扪心自问,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这时候才发现,那个被他想象成诗的生活并不是诗。从此,他总是等待着他心中的诗和远方。尽管下放的生活极其劳累和单调,但在这种平凡、这种重复、这种寂寞过后,他仍然坚持每天将自己打理得体体面面、干干净净。有不少人说他在贫困中还“穷讲究”,他却以为,这是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

后来,张虎回城了。

一路走来,张虎在自己的故事里不断蜕变,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表露出种种锐气,这也常常会被人们误解成“狂”。他并不畏惧人家怎么说,他只是默默地坚持和坚守。

其实,我看他不光是人们认为的“狂”,还“直”。

“直”,是他这个人绕弯子,看不惯的人和事直接说。一个年轻人与他同桌吃饭,不停地玩手机。他放下筷子,板着脸说,要

张虎七十开外,属虎,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老五。我们是朋友,年龄虽有差异,但说是忘年交、自诩“美男子”的他估计不同意,他认为自己还小。

多年前,他在车逻公社插队时,与生产队一个同龄的盲人扒在竹竿上踩水车,踩着踩着,那个盲人仰“望”天空、面带笑容地问他:“人家都说你长得好,你究竟有多好看?”“告诉你噢,我在你们车逻排第一。”他不紧不慢地随意一说。

这话有点玩世不恭。他颜值是否如他所说?我个人认为,是。记得小时候,珠湖照像馆的玻璃橱窗里一直展示着张虎的肖像,黑底特写,很帅,明星范。

张虎祖上有过四品官,到他爷爷这辈,他们家已成为破落地主。张虎少年时代,他们家更是一贫如洗。炎热的夏季,新河边一转全停靠着西瓜船,张虎经常和一群小伙伴趁船家稍不留神,立刻滑下水去,抱着一个西瓜潜入水中。当船家发现,用船篙往水里捣时,他们已潜游很远。12岁那年,他看人家卖棒冰赚钱,便也身上挂着木头箱,用小木块敲击着箱盖,沿街叫卖。一天下来卖不了几根,剩下的在家无法存放,他自己找关系将棒冰放进肉联厂冷库。一次他进冷库时间长了点,准备出来时,冷库保管员已误将门牢牢锁住。他只好在里面对不停地运动,等下一个人来才得以出冷库门。他说:“那次,我差点儿也成冰棍了。”

花季少年张虎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车逻新胜大队。他很开心,觉得自己像出笼的小鸟。他和当地人共同体验着真实的农村生活。晚饭后,知青们聚在一起,男生吹口琴,女生哼民歌。回到宿舍,张虎时不时会